

江天雪意……著

盐池老街

盐池天海，他在暗潮汹涌的盐场，尔虞我诈；
她在金玉满堂的庭院，寂寞盛开。
故园风雨，乱世洪流，情比纸薄，爱比海深。
命运的棋局，跌宕起伏；纷争的大戏，动魄惊心。

一部荡气回肠的家族历史
一个旧式女子浴火重生的奋斗史诗

坡底街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org/> on November 10, 2015

盐店街

江天雪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盐店街 / 江天雪意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ISBN 978-7-5596-0976-2

I. ①盐…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454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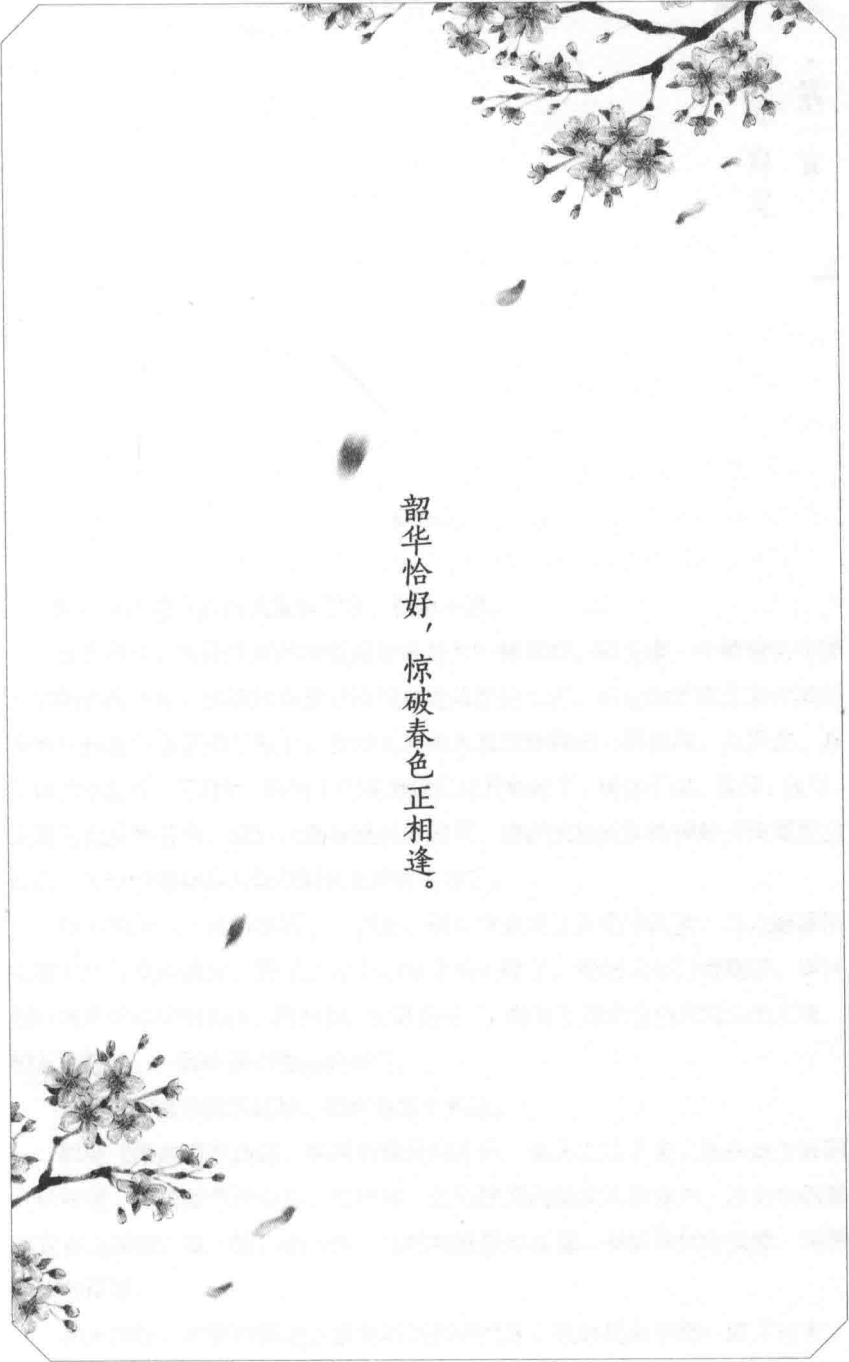
盐店街

作 者: 江天雪意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1千字 158毫米×230毫米 1/16 印张: 16.5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976-2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56421544



韶华恰好，
惊破春色正相逢。

目
录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大势洪流】	【新婚小别】	【盐场暗战】	【树上开花】	【月出皎兮】	【惊风梦雨】	【日月其迈】	【风波渐起】	【芳时易渡】	【姻缘前定】
140	126	116	097	085	070	058	041	018	001

第十一章	【瞒天过海】	151
第十二章	【冤家聚头】	163
第十三章	【心隔天涯】	174
第十四章	【云破月残】	188
第十五章	【鸳瓦心霜】	200
第十六章	【东风多事】	216
第十七章	【火烧官仓】	223
番外	【玉郎】	245



·第一章·
姻缘前定



那一年的春天真叫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春节刚过，太阳竟突然间变得如在夏天一样放肆，阳光像一个被情欲冲昏头脑的莽撞少年，火辣辣地穿过四川盆地浓厚的云层，将它的万道光束泼溅到那些泛起紫色烟雾的丘陵上。乡野上的灌木茸茸地冒出一层新绿，九里香、万年青抽出新芽。三月初，梅树上的花瓣就已经开始掉了，树林子里，深绿、浅绿、嫩黄三色重重叠叠，处处闪烁着跳跃的阳光，密密的杉树和香樟绿得像要流出汁液，天空中鸣响着大地与阳光交欢时的音乐。

热烈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了三月底，倒春寒来得让人措手不及，鸟儿能最快地感觉到天空的变化，雨来之前它们就开始忙碌了，野鸽子扑闪着翅膀，满怀期待地等候湿凉的春风。四月初，金银花开了，藤蔓上冒出金色和雪白的花朵，相互簇拥着，一同吐露出清幽的香气。

花香飘到盐店街的时候，春雨也终于到来。

四处飞溅的清涼雨珠，携带着骤然的冷风，从天上吹下来，还存留少许阳光的味道，卷着紫色的山岚，轻快地、热切地甩向每家人的窗户，冰雨中的春寒是春之祭鼓，紧一阵，疏一阵，丝绸触肤般的凉意，织成青色的软障，隔断恼人的烦嚣。

那天傍晚，打更的郑老六最先看到那辆汽车，远远地从平桥一路开过来，

在青石板路上晃悠悠地行着，慢慢停在他面前。

“哥老倌儿。”司机探出头，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丰神俊朗，穿着件青色粗布袍子，他身后似乎坐着两个人，暮色中看不清楚，年轻人声音响亮清澈，

“盐店街怎么走？”

“去哪家盐号？”

“不去盐号，去林府，玉澜堂。”

郑老六一根粗糙的手指往右上方指指，斜坡之上是密密一排高屋，青砖白墙，一片热闹的人间烟火。

“上斜坡，从大街正门开进去，直走，最里头最大的一个院子就是了，有棵栗子树。”

“多谢！”年轻人道，身后一人递来一样东西，年轻人拿给郑老六，微笑道：“这是我家小姐的心意，老哥收下吧。”

那是一枚亮闪闪的银圆，带着微微的体温和一丝幽幽的脂粉香，郑老六又惊又喜，连连朝车里鞠躬，“谢谢！谢谢！”打更的铜锣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从车里传来一阵清脆柔软的笑声，车子朝街里开去，郑老六拾起铜锣，隐隐约约见到一个少女正微笑着从后车窗那里看着他，绝顶美丽的青春红颜，在春雨暮色中映射出耀目的光芒。

民国十六年四月初，风刮起，雨落下，天空深邃，云层静穆，七小姐来到了盐店街。

七七坐在车里，看着平桥上那个狼狈的更夫，轻轻笑了起来。

三妹皱眉道：“七姐，夫人说您到了林家以后，可别像在家里，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要有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样。”

七七回过头，坐直身子，噘起小嘴，一双倔强的大眼睛里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路上你这句夫人说，那句夫人说，念经一样！我不能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就不把我自己当人，这就对了！”

三妹很委屈，“哥，你听听，这七小姐要是到林家还这样，惹得别人不高兴，夫人不把我骂死才怪呢！”

秦飞开着车，回头看了眼三妹，再看了眼七七，那水汪汪的眼睛纯洁狡黠，

他飞快移开目光，“你跟你七姐一起长大，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这个时候又没有别人在，闷得慌说着玩嘛！”

七七用肩膀轻轻撞了撞三妹，“夫人会打你？你自己摸着良心说，我帮你扛过多少次打，挨过多少骂？唉！”她长长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以后你还会不会顾念这些。”

三妹见七七突然间变得严肃起来，不解道：“什么以后？什么顾念？”七七正色道：“假如我嫁了个坏姑爷，打我骂我，你会帮我挨打挨骂吗？”

三妹眉毛竖起，“你是川康第一大盐号的公主，你爹哪天胃口好了，汤里多放点盐，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没有盐吃！打你骂你？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哟？”

她说得又是正经又是好笑，七七忍俊不禁，“我爹也不怕咸！”

汽车已开进了盐店街，车轮在青石路的一个坑洼里一颠，两个少女在座椅上微微一震，都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你看我我看你笑成一团。

秦飞听着七七的笑声，也禁不住微笑，可那笑容却只停留了片刻，转瞬即逝。

雨渐渐停了，轻雾在街巷里袅袅升起，屋顶冒起了炊烟，菜油味儿合着潮湿的雨水味儿穿透了车窗，一棵高大的栗子树旁，有宅院灯火耀目。

天海井，唯一可以与运丰号抗衡的大盐号。

运丰号孟七小姐和天海井林家少爷的婚事，是在十多年前就定下来了。

定亲的时候，三妹还没出生，秦飞不到七岁，跟在父亲——孟家的大总管秦秉忠身后，已经能帮着干点杂事了。毕竟年纪小，他笨手笨脚打碎了一个珍贵的青花小茶杯。孟家老爷制止秦秉忠责打儿子，孟夫人正抱着刚刚出生的孟至衡，也慈爱地说：“没事！碎碎平安！”

秦飞含泪谢了，偷眼看了看襁褓里的至衡，她在母亲的怀里甜甜睡着，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乌黑的胎发覆在粉嫩的额头上。

至衡，孟家的第七个孩子，孟老板四十来岁时得来的掌上明珠。最先是大小爷孟至聪把她叫作七七，后来，所有的人都叫她七七。她是孟家上下最钟爱的小宝贝。

那一天，天海井的林东家夫妇也在，还有他们的儿子，六岁的林静渊。

孟夫人把孟家的公主送到林家少爷的面前，笑着说：“林少爷，看看你的新媳妇儿！”

林静渊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摸了摸七七小小的脸蛋，再摸摸软软的小手，那只柔弱的小手突然将他的手指攥住。林静渊一惊，想把手指从那小手中抽出来，可小小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怎么也不放。他一使劲挣脱，七七哇哇大哭起来。

秦飞在一旁很是生气，大声说：“你把我的七小姐弄痛了！”

林少爷脸涨得通红，反驳道：“我不是故意的，是她不放手。”

七七边哭边咳，好难过的样子，孟夫人怎么哄都不行，静渊站在一旁手足无措，见到秦飞愤怒的眼神，便朝他狠狠瞪了一眼。

秦飞走到孟夫人面前，鼓起勇气轻声道：“夫人，我来试试好吗？”

孟夫人朝他微笑着点点头，秦飞轻轻靠着襁褓，也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放进七七的小手中，七七乌溜溜的眼睛看了他一会儿，握着他的手指，慢慢地、慢慢地止住了哭声。

众人都笑了。

独有林静渊，如同自己的领地被人侵犯了，眼中腾起了怒火，用力将秦飞一推，吼道：“走开！”可不论他怎么推，秦飞都稳稳地站着，手指放在七七的手中。林静渊更是愤怒，喘着粗气，使足全力地向他撞去，秦飞的脸红透了，终往后退了一步。

大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秦秉忠走过去在儿子头上拍了两下，骂道：“没规矩的小子！快退下！”再恭恭敬敬地朝林静渊微微鞠了一躬，将秦飞的手指轻轻从七七手中拽了出来。

秦飞的眼泪在眼睛里打着转，和林静渊冷冷对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车在林府前停下。林家的人早就站在门外相迎，丫鬟仆妇们分列两旁，当先一人正是天海井的少东家林静渊，他身着白色衣衫，表情冷漠，即便是在夜晚，眼中的霸道倨傲也依然刺人眼目。

是的，他是盐店街的主人，川康第二大盐号的少东。

第二大？堂堂天海井，怎能屈居运丰号之下？

静渊微微扬起头，薄薄的嘴唇抿起，想起在父亲临终前和他的一番对话。

“爹，我非要跟那孟家女子结亲吗？”

“孟善存这个老狐狸想让她女儿当诱饵，以为我们两家结了亲，就能借机控制天海井。你陪着他玩，玩死运丰号！”父亲的眼睛发着凛凛的光，“孟善

存老奸巨猾，运丰号之所以能有今天的风光，全是因为当年他联合官府，气死你祖父，夺了我们六口大盐井，直到今天他还想吞了我们的盐号。记住，对孟家的女子，不要动真情。你要生儿育女，另娶一房妻子便是，不要相信孟家的人，一定要听你母亲的话。记住了吗？”

孟林两家有着极深的仇怨，这是林静渊自小就知道的，只是表面上，父亲一直与孟家维持着彼此心知肚明的假意和平，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仇恨，宛如地底的烈火，支撑着林家的天海井十余年来在清河盐场艰难地求生。

父亲林伯铭死的时候，眼睛空洞地睁着，冰凉的手以一种交托的姿势放在儿子的肩上，虽然躯体里再无一丝生命的气息，但林静渊似乎能感觉，有一种仇恨的力量，慢慢地、慢慢地，从父亲那里浸透到他的灵魂深处。

现在，孟家的黑色别克车已慢慢开到他的家门前，林静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一双手不自觉地衣下握成了拳头。

秦飞先下了车，眼光与林静渊的眼光一接，两人心头都微微一震。

十六年了，秦飞记得他。

林静渊也记得他，当然，更记得她！

七七下了车，大门口乌压压站着一群人，中央穿白衣服的俊美年轻人，她见过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她未来的丈夫，不由得羞涩地垂下了眼睛。

静渊也看着七七，那个曾拽着他手指的小婴儿，都长得这么大了，秀眉入鬓，双目如星，肤色晶莹如细瓷，左颊上小小的梨涡若隐若现，透出无限的娇媚。她穿着一件湖绿色的薄袄子，袖口绣着白色小花，洁白的手在行走时轻轻拽着衣服一角，好像有些紧张。

静渊嘴角向上微微倾斜，露出一丝笑。

管家媳妇黄嬢快步上前，向七七请了个安，轻轻扶着她的手臂，满脸堆笑，“七小姐快进屋去。一路下着雨，冷着没有？饿不饿？”

七七微笑道：“多谢婶子，我不饿。”

“我是咱天海井管事老黄家的，叫我黄嬢就行了。”妇人一双细长的眼睛里满是笑容。

“哎，黄嬢。”七七甜甜地叫道。

黄嬢扶着七七走到静渊身边稍稍停下，笑道：“他就是少东家。”

静渊向七七微微一笑，轻轻鞠了一躬，柔声道：“七妹！”

七七心中怦怦乱跳，鼓起勇气抬起脸来，迎向眼前那双明亮的眼睛，轻声道：“我见过你的照片，你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不予掩饰的羞涩，透露出一股少女的纯真，静渊脸上笑容不改，很有礼貌地说：“下雨天，家母身体不适，不便在外相迎，内堂已设好晚饭，这便请进吧。”听似温柔可亲，却不带着一丝暖意，七七的眼光在他脸上轻轻扫过，他眼神中的冷淡，让她有些愕然。

秦飞走向静渊，向他一拱手，“林东家！”

静渊轻轻点了点头。

大堂内摆着祖先的灵位，一幅六尺的卷轴画像挂在当中。画像是静渊的祖父林世荣，戴着红顶雕翎帽子，身着御赐黄马褂。

紫檀大圆桌上摆满了菜肴，丫鬟们恭恭敬敬站在一侧。林夫人在朝南雕花大椅上端坐，面如满月，一双眼睛精光闪烁，见七七等人进得屋来，起身相迎。

七七向林夫人行礼，林夫人牵着她的手，微笑道：“你母亲身体近来可好？我想想，怕有三年没见她面了。”

七七道：“多谢伯母问候，母亲在南方养了些时日，痰疾已好了许多。只天凉时些微会犯咳嗽。”

林夫人转头问静渊，“车子可安排妥当？”

静渊微一躬身，“孟世伯托秦管家打来电话，伯母和世兄明日前来，均由秦管家安排。”

秦飞解释道：“我家夫人和大少爷前日已到省城，昨日已出发回清河，途经咸远会稍停些时候，所以不敢劳烦贵府派车接应。”

林夫人笑道：“有什么麻烦的。以后都是一家人，还那么见外干什么。”

秦飞极是恭敬，“是。”

林夫人看着他，细细的眉毛轻轻扬起，“跟你父亲真是像啊，一样干净利落，这些年怎么就不见你人了？听人说你也跟着秦掌柜在盐场走动，怎么却一次也没来过我们盐店街？”

秦飞笑道：“回夫人，前些年小子一直在运盐的码头，盐号的生意是刚开始学着打理的，运丰号在成都有分号，因七小姐去年从扬州回成都，我便和妹子去了那边伺候，连带着在分号走动了些时日。”

林夫人笑着点点头，要黄嬢带着秦飞去别屋用饭，三妹则留下来伺候。早有人送来手巾给七七擦手，林夫人携着七七的手走向大桌，静渊待母亲和七七坐下，也在母亲身旁坐下。

偌大一张饭桌，数十份菜肴，就只他们三人，丫鬟们都在一旁伺候着，杯盘轻响，异样肃穆。

林夫人给七七夹了菜，便默默吃饭，七七意识到原来这一桌真就他们三个人吃饭了，想起自己家中人丁兴旺，吃饭时一堆人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和这里的冷清一比，对比太过强烈。这是自己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在别人的家宴上坐主位，而这里或许将是今后自己生活一辈子的地方，身旁的这个老夫人和这个年轻的男人，会是自己余生的亲人。

她拿着筷子，大大的眼睛里露出一丝迷茫。

三妹轻轻咳嗽了一声。

七七回过神，原来林夫人正在和自己说话，忙放下筷子，垂手坐好，恭敬地看过去，林静渊正看着她，不过目光很快就转开了。

林夫人道：“得知你要来，府里上上下下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起了一大早，去下河滩苏掌柜那里给你挑了衣服料子，苏掌柜给你做过衣服，说嫩绿色衬你，我还寻思这颜色太挑人，不是十拿九稳，今儿见了你就放心了。除了你，真没人敢衬那颜色。”

七七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对林夫人甜美一笑，林夫人眼中露出笑意，“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说着朝静渊看了一眼。

静渊转头对下人道：“茶有些凉了，给我换一杯。”

屋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落在青石缸里，天空一片暗沉。

三妹睡在床边一个小小的软榻上，鼻息沉沉，七七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走廊里有明明暗暗的灯火，巨大的庭院萧瑟寂寥，她悄悄披了衣服出来，不知道该向哪里走，只想透透气，从她一踏进这家门，她就觉得喘不过气。

青苔湿滑，走下台阶去天井的时候差点滑了一跤，七七直起身子，拍拍胸口。

“睡不着？”

她一惊回头，静渊站在东侧走廊，慢慢走来。

七七极是尴尬，抓紧披着的袄子，把手缩进去，轻声道：“你别过来！”她里面只穿了件薄薄的睡袍，头发也散着，这么见他，多么不庄重！可又担心自己语气不够礼貌，便补了一句：“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只是……”

他就像没有听见，径直走到她身前，七七的脸颊渐渐发烫，先前没注意，他竟然如此高大，高得让她不得不仰视。而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光芒？

静渊，她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

林静渊，她未来的丈夫。

他给她拉紧袄子，手不经意间拂过她脖子上的肌肤，她顿时起了一阵寒栗。他柔声道：“小心着凉！”

话声里的暖意，浑不似先前的冷漠，七七微微定了定神，抬起头来。春寒风冷，她的小脸在夜色中柔和美好，似一朵娇弱的小花，让人忍不住怜惜。他与她近在咫尺，却似乎不愿正视她，别过了头去。

七七鼓起勇气走到他身前，让静渊正眼看着自己，轻声道：“我妈妈跟我提起过你，说你留过洋，是有文化的人。我虽从小读的私塾，但爹爹给我请过一个英国老师，所以我会一些英文，西洋礼节也懂一些，我还会好好学，不会配不上你的。”

静渊的衣襟在风中轻轻摆动，“哪里话，只怕是我配不上孟家的千金小姐。”

他语带讥讽，七七想说点什么回应，却一时语塞，怔怔地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屈辱，退开两步，小嘴一撇，冷然不语。

静渊看着天井中一棵女贞树，夜色中洒下斑驳的树影，说道：“你母亲和哥哥明日来后，一周内我会去你们家回访，天海井会奉上四口六百米深井作为聘礼。婚事今年就会办了。运丰号小姐出阁，不知孟世伯会送哪一口井做嫁妆？”

他口中的婚事哪是人们说的喜事，纯粹是交易，和市井贩夫走卒卖肉沽酒并没有什么区别。自小幻想的英俊文雅、体贴善良的未婚夫，竟是如此冷酷市侩的人物，七七胸口起伏，眼里渐渐涌上泪水，可堂堂孟家的千金，又岂能让人瞧不起？

“你所谓的四口井，我们孟家可不一定看得上。”

冷冷说完，昂起头朝厢房走去，静渊目光一狠，伸手抓住她胳膊，七七一惊，轻轻叫了出来。他的手一收，把她按向自己胸膛，堵住了她的呼声，头倾向她脸庞，

呼出的热气喷到她脸上，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让她惊慌失措。

静渊淡淡道：“你那些哥哥能成什么气候？你爹年岁大了，我看他倒是很想让你脱手呢。不嫁我可以，不过别忘了，当年可是你黏着我缠着我死也不放。”

她被他压得呼吸困难，断断续续道：“什么缠着你黏着你，胡，胡说八道。”

他捏着她的下巴，逼着她看他，“你忘了？我可没有忘。嗯，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我用四口井换你，你爹拿什么给我呢，要价值不等，我可不一定做这个买卖。”

见她气得眼泪直打转儿，静渊心中感到一阵莫名的快意，可那双倔强的眼睛里没有一丝屈服，小嘴微噘，满是不服气，又不由得让他恼怒，加重了力气，他很想将嘴唇狠狠压在那倔强的小嘴之上，看她是不是依然会那么张狂，于是他朝她低下头。

“放开她。”猛地脖子上一凉，一把匕首放着寒光，同时身后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

静渊的手不慌不忙地松了，七七从他怀里挣脱，躲到那人身后，颤声道：“阿飞！带我回家去！”

匕首的寒光，映出秦飞眼中里的冷意，“这就是世家名门的待客之道？林少爷，你要是不守规矩，别怪我不客气。”

静渊一笑，“要不了半年她就是我林家的人了，以后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这个下人也来插手么？”

秦飞不理他，把刀缓缓插进腰间的刀鞘之中，脱下外衣给七七披上。七七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见他身上只剩一件薄薄的单衣，忍不住抽抽噎噎道：“你，你会冷！”

秦飞凝视着她的脸庞，柔和的声音穿透了黑暗，“七小姐，不管你嫁不嫁这人，我秦飞都会离开运丰号，不再是运丰号的下人。讨饭也好，做袍哥强盗也好，只要我活着一天，一旦知道那人有负于你，我便会来给你做主。你不要害怕，永远也不要害怕。”

七七心中一震，怔怔地看着他。

秦飞侧过头，对林静渊一字一句地说道：“记住了，她现在还不是你林家的人。”

“把你爹的话忘了吗？”林夫人的语气极是淡漠。

静渊一怔，见母亲的眼光锐利，似在检视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便垂首道：“孩儿永不会忘记。”

林夫人缓缓放下手中的茶碗，“院子虽然大，下人们可比猫儿还警醒。那孩子是长得好看，多讨人喜欢的小模样，虽说你算是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但以后还是要注意些。”

静渊白皙的脸微微一红。

“至衡现在还没过门，即便过了门做了你妻子，你心里也应该知道，这个妻子和一般人的妻子可不一样。”

静渊涩然道：“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做这门亲。”

林夫人叹了口气，“你这么聪明，又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年孟善存抢走了我们最好的盐井，你祖父被他陷害落入官府大牢，林家世代皇商，何曾受过这番折辱？孟善存几次想吞并天海井，都亏得你爹暗自抵挡，不知道费了多少心力才保住了祖业。这绕指柔的功夫，你还得好好学呢。”

静渊点了点头。

林夫人道：“至衡是孟家最钟爱的幺女，以孟善存的城府，怎么可能会拱手将掌上明珠送到他的宿敌那里，他能安什么好心？咱们将计就计，看谁钓得上谁。”

静渊默然。

小时候，孟夫人送到他眼前那玉雪可爱的小娃娃，如今已变成了两家商号的棋子，棋子的命运是生来就给人摆弄的，下棋的人，怎么能对一颗棋子心动？可偏生一向理智的自己，昨夜竟然如此冲动。他想起了那张溢满珠泪的小小脸庞，又想起她竟依偎在那个粗鲁的下人怀里，那个下人搂着她，从他的身旁走过，对他说：“记住，她还不是你林家的人。”

他心中有什么在烧着疼，可更让他吃惊的是，他好像在嫉妒。

林夫人道：“你以后得管住自己的言行。这两天至衡住在咱家，你要好生对待她。若是真把她惹恼了，要死要活不嫁你，孟善存若真心爱他女儿，只怕婚事会告吹，咱们的算盘也算白打了。”

静渊嘴唇一动，脸上阴晴不定。

林夫人爱怜地看着他，“我知道你年轻气盛，也明白你心中所想。你在想，